

绘图珍藏本

古龙

作品集

龍世

楚留香传奇

伍

古龙

作品集

36

楚留香传奇

藏书

伍

珠海出版社

第一章 山在虚无缥缈中

山，山顶。

山顶在群山中，在白云间。

云像轻烟般缥缈，雾也像轻烟般缥缈，群山却在烟雾中，又仿佛是真，又仿佛是幻。

只有这清澈的流水，才是真实的，因为楚留香就在溪水边。

他沿着流水往上走，现在已到了尽头。

一道奔泉，玉龙般从山顶上倒挂下来，溅起了满天玉珠。

这正是苍天的大手笔，否则还有谁能画得出这一幅雄壮瑰丽的图画？

古老相传，就在这流水尽头处，有一处洞天福地，隐居着武林中最神秘的一家人。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行踪，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来历。

现在，这已是流水的尽头，传说中那神秘的洞天在哪里？

楚留香还是看不见。

“难道这一道飞泉，就是苍天特意在他们洞门前悬挂起的珠帘？”楚留香走过去又停下。

就算这飞泉后就是他们的洞府的门户，他也不能就这样走进去。





若没有某种神秘的魔咒，又怎么能喝叫开这神秘的门户？

青石上长满了苍苔，楚留香在石上坐下来。

他脸上似已失去了昔日的神采，显得如此苍白，如此疲倦。

张洁洁若看见他现在这样子，会不会为他心酸？为他流泪？

楚留香轻轻地叹息，抬起头，望着山巅的白云。

他仿佛想向白云探问，但白云却无声息。

世上又有谁能带给他消息？

一缕金光，划破了白云，照在流水旁。

他忽然发现流水旁出现了条人影，乌发高髻，一身青衣；一双眼睛在烟雾中看起来，仍然亮如明星，就像是自白云间飞降的仙子。

她双手捧着个白玉瓶，卷起了衣袖，露出双晶莹的粉臂，正在汲着山泉。

黄金般的阳光，就照在她白玉般的脸上。

楚留香看着她，呼吸突然停顿！

白云终于有了消息。

这少女莫非正是白云遣来，为他传递消息的？

楚留香几乎忍不住在跳起来，放声大呼！

“艾青！”

这少女正是艾青。

她风采依旧，还是楚留香初见时那么妩媚、那么美丽。

她身上穿的，也仿佛还是那天她在万福万寿园去拜寿时同样的衣裳，耳上戴着对翠玉耳环。

看见了这双耳环，楚留香就忍不住想起那一夜在山下小屋中的绮旋风光。

她的温柔，她的缠绵，足以令世上所有人男人永难忘怀。

但这些日子来，楚留香却似已完全忘记了她。

他实在觉得很惭愧，很内疚，几乎无颜再见她。

但他不能不见她，他正有千百句话要问她。

“那天早上，你怎么忽然不见了？”

“那双摄魂的断手，象征的究竟是什么意思？”

“现在你怎么会到这里？”

“你是不是也和那神秘的一家人，住在那神秘的洞天里？”

楚留香终于忍不住放声高呼：“艾青！”

山泉闪着光，白玉瓶也在闪着光。

艾青汲满了一瓶山泉，就站起来，转回身，仿佛要走回白云深处。

她竟似完全没有听见楚留香的呼声。

楚留香的呼声更响：“艾青，等一等。”

她还是没有听见。但这时楚留香自己飞鸟般掠过了山泉，又像一朵白云，忽然落在她面前。

艾青停下步，看着他，面上既没有惊奇，也没欢喜。

她就像是在看着陌生人。

楚留香勉强笑了笑，道：“很久不见了，想不到会在这里看见你！”

艾青面上还是全无表情，冷冷地看着他，道：“你是谁，为什么拦住我的路？”

她的声音柔媚清脆，还是和以前一样，只不过已变得冷冰冰的，全无表情。

楚留香道：“你……你怎么不认得我了？”

艾青冷冷道：“我根本就从未见过你。”

楚留香长叹了一口气，苦笑道：“我知道我亏负了你，可是





……我也有我的苦衷……我也曾千方百计地找过你。”

艾青皱眉道：“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听不懂！”

楚留香不由自主，又摸了摸鼻子，道：“你难道真忘了我？”

艾青道：“我本就不认识你。”

楚留香道：“但我却认得你，你叫艾青。”

艾青道：“我也不认识艾青，闪开！”

她的手忽然向楚留香脸上挥了过去。

楚留香只有闪开。

他当然还有别的法子来对付她，但在这种情况下，却只有闪开。

一个女孩子，若咬紧牙关说不认得你，你除了让她走之外，还能怎么样呢？

可是，她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忽然会变得如此无情？

难道她也有什么不能告人的苦衷？

难道她的爱，已变成了恨？

楚留香想不通。

艾青已从他身旁走过去，带着种淡淡的香气走了过去。

就连这香气，都是楚留香所熟悉的。

他死也不能相信这少女不是艾青。

白云缥缈。

艾青的身影，又将渐渐消失在白云中。

楚留香突然转身，跟了过去。

艾青走得并不快，腰肢婀娜，仿佛雾中的花，风中的柳。

少女走路的风姿，本是迷人的。

但楚留香现在却已无心欣赏，他只是跟着她走。

山路窄而崎岖，也不知是由哪里开来？也不知道行向何

处？

山路的尽头，只有白云，看不见洞天福地，也看不见琼楼玉宇。

艾青却似已将乘风归去，但归向何处呢？

楚留香跟得更近，追得更紧，生怕又失去她。

艾青突然回头，目光比山顶的风更尖锐，更冷，盯着楚留香，冷冷道：“你跟着我干什么？”

楚留香道：“我……还想问你几句话。”

艾青道：“好！问吧。”

楚留香道：“你真的不是艾青？”

艾青道：“连这名字我都未曾听过。”

楚留香道：“万福万寿园呢？”

艾青道：“那是什么地方？”

楚留香道：“你没有去过？”

艾青道：“十年来，我根本从未下山一步。”

楚留香看着她，实在已无话可说。

所有的这一切事，全都是为了她在万福万寿园中放了个屁而引起的。

现在她却从未到万福万寿园去过，而且从来未见过楚留香。楚留香长长叹息一声，喃喃道：“也许我认错了人，也许我根本不该再见你。”

艾青道：“不错，你根本就不该来的，那天也不该到万福万寿园去的。”

楚留香霍然抬起头，道：“你既然不认得我，怎知道我去过万福万寿园。”

艾青脸色立刻变了，身子突然掠起，掠入了缥缈的白云中。

楚留香正想追过去，但就在这时，白云间突又出现两个





人。

两个麻衣高冠的中年人。

他们不但装束打扮和楚留香那天见到麻衣老人完全一样，就连神情都仿佛相同。

他们的脸，惨白而无血色，显得说不出的冷漠，说不出的高傲。

也许他们是来自天上的，也许是来自地下的，无论他们来自何处，都像是不屑与凡人为伍。

楚留香忽然明白了。

那麻衣老人夫妇，想必就正是那姓麻的一家人中的长者。

张洁洁和这一家人，想必有某种神秘而不寻常的关系。

那天她突然失踪，也说不定就是被那麻衣老人夫妇逼走的，否则，她又怎忍心不告而别，而且一别无消息。

楚留香的心，就像是被火焰燃烧着！

他发誓，无论如何，也得将她从这一家人手里救出来。

无论要他付出多大的代价，他都在所不惜，甚至连死都决无关系。

山风吹散了白云！白云又聚起！

那两个麻衣高冠的中年人，还是冷冷地站在白云间，冷冷地看着楚留香。

其中一个人身材较矮，但看来却更威严，突然道：“你从哪里来，最好还是赶快回到哪里去。”

他的声音也和他的神情同样冷漠高傲，就像是神在对他的子民发号施令。

楚留香反而镇定了下来，慢慢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回去？”

麻衣人道：“因为这本不是凡人该来的地方。”

楚留香笑了，道：“这不是凡人该来的地方？你难道不是凡人？”

麻衣人道：“我不是。”

他神情还是那么冷漠高傲，就好像真的将自己当做神一样！

楚留香笑道：“你若不是人，是什么？”

麻衣人冷冷道：“你既不该来，更不该问。”

楚留香道：“我也来了，也已问过了。”

另一个麻衣人突然道：“你既已来了，就不必再回去。”

楚留香道：“我本就不想再回去。”

两个麻衣人对望了一眼，身子突然同时一转。

每个人都会转身的，但他们的转动的姿势和方法，却跟任何人人都绝不相同。

他们的身子忽而向左转，忽而向右转，不但转动自如，而且转个不停。

连楚留香都看不出他们这是干什么？

“难道他们想将自己转晕？”

就在这时，两个麻衣人忽然又同时向他转过来，绕着他的身子转，越转越快。

楚留香当然见过“八卦游身掌”一类的功夫，这种功夫最厉害之处，就是围着你的身子转，转得你头昏脑涨，然后再乘机出手。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何时会出手，更不知道他们将从何处出手，所以想防备都很难。但“八卦游身掌”那一类的功夫也绝不是这样子的。

那种功夫只不过围着你转，他们自己的身子并不转。

这两人却像是两个大陀螺。

楚留香又笑了笑，道：“我现在才知道你们是什么了，你





们果然不是人，是……”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两个麻衣人突然同时出手。

他们一共四只手，但手的影子却像有二三十个，四面八方地向楚留香拍了过来。

谁也看不出他们哪双手是实，哪双手是虚。

楚留香好像也看不出。

只听“拍！拍！拍！拍！”一连串四响掌声。

楚留香就已倒下。

他怎么会如此容易就被人击倒？

是不是因为他从未见过这种武功？

这种武功的确太诡异，太奇妙。

“带他回去！”

“为什么要带他回去？”

“这人绝不是无意中闯来的。”

“所以你要带他回去，问他的来意？”

“不错。”

这当然是麻衣人的对话，声音还是同样的冷漠，虽然他们一出手就将对方击倒，但他们自己并不喜欢得意，也不觉得奇怪。

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武功只要一使出来，本就没有人能躲得了。

就算他们知道自己击倒的是楚留香，他们也不会觉得意外。

事实上，楚留香究竟是谁？他们根本不知道。

所以楚留香是不是真的被他们击倒而昏迷，他们也不知道。

楚留香慢慢地将眼睛张开一线。

直到现在，他才微开眼睛。

那两个麻衣人一路将他抬到这里，他都一直闭着眼睛，虽然他说不出有多么想看看他们入山的途径，但他还是勉强忍耐着，勉强控制住自己。

因为他知道他们与人交手的经验虽不丰富，问题虽不多，但耳目反应，却一定比平常人都灵敏得多。

他们也许看不出他是否真的晕倒，但你无论有什么动作，都一定休想瞒过他们。

无论对人和事，楚留香的判断，一向都很少有错误的。

几乎从来没有过！

这是间简陋的石室，简陋而古朴，就像是那些麻衣人本身一样，总令人觉得有种不可描述的高傲尊贵之意，令人不敢轻视。

无论谁到了这里，都会突然觉得生命的短促！自身的渺小。

石壁上点尘不着，亮得就像是镜子。

屋顶很高，高不可攀，屋子里除了一张很大的石榻外，几乎全无别的陈设。

现在，楚留香就躺在这石榻上，目光从屋顶移向石壁，又从石壁移向门。

门是关着的。

门外是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东西？是不是还有人在看着？

楚留香完全不知道。

他只能感觉到！麻衣人转过很多次弯，上了几次阶梯后，才将他抬到这里。

然后他就听不到任何声音。





麻衣人到哪里去了？准备怎么样处置他？楚留香也完全不知道。

现在他只想知道一件事！那圣坛究竟在哪里，要用什么法子才能进得去？

在这里等，等到有人单独进来的时候，用最快的手法制住他，换过他的衣服，再用最简单的易容术改变一下容貌，然后就混出去。

那圣坛外想必总有些特殊标志。

假如他运气稍微好一点，说不定就能混到哪里，只要他能闯进去，以他的轻功，就很少有人能拦住他。

这就是楚留香想出来的法子，可是连他自己也知道，这法子实在不太高明，非但不高明，而且毛病很多。

第一，假如没有人单独进来，他这法子根本就行不通。

第二，易容术也是根本靠不住的——你可以改扮成张三李四，却瞒过不认得的人，但这里的人却是一个大家族，每个人彼此都一定很熟悉，他很容易就会被人认出来。

第三，那圣坛之外也许连一点标志都没有，就算他能找到那里，也认不出来，也许他根本就找不到。

这法子不但太冒险，简直可说是有点荒谬。

但这却是他能想得出来的惟一的法子，何况他运气一向不错。

所以他只有等。

石板冷得要命，硬得要命，睡在上面，骨头都会睡硬，骨髓都像要结冰。

他真想下来溜溜，活动活动筋骨，接下去说不定有多少场硬战要打，这些日子来，他的精神和体力却差劲得很。

可是，假如刚好在他活动的时候，有人进来了，那怎么办

呢？

所以他只有老老实实的，躺在又冷又硬的石板上，自己对自己苦笑。

楚留香这一生中，几时做过这种缩头缩脑、畏首畏尾的事。

他胆子真的这么小了？真的这么怕死？

楚留香暗中叹了口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了。

江湖传说，楚留香根本不是人，是个鬼，是神。

以前他若真的是神，现在他已变成了凡人。

天上地下，也只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人变成神，使神变成人。

门外终于响起了脚步声。

两个人的脚步声。

楚留香的心往下沉，自从交上桃花运后，他就没有以前那样的好运气了。

两个人走进了石屋，一个人的脚步声较轻。

脚步声重些的一个人，走在后面。

楚留香的心里盘算着，他有把握在一刹那间，制住后面的那个人，同时将出路挡住。

前面的人想跑也跑不出去。

这当然也是冒险，但他实在已没法子再等下去，何况，以后的人说不定更多。

他念头转得很快，动作更快，一想到这里，他的人已飞了起来。

没有亲眼看到过的人，绝对无法想像楚留香骤然行动时是什么样子。





那就像是飞鹰，却比飞鹰发动更快，那又像是兔，却比兔更悍彪迅急。

他行时如风云，下击时如雷电。

他并没张开眼去看走在后面的这个人，但身形一闪，已雷电般往这人击下。

只可惜他算错了一点。

这人的脚步虽重，反应也快得惊人，身子突然溜溜一转，人已滑出七尺。

楚留香凌空翻身，翻身追击，疾然反掌斜削这人的后颈。

这人身子又一转，指尖划向楚留香的脉门，招式灵变，连削带打，以攻为守，只凭这几招，已可算是一流的高手。

他再也想不到楚留香这一掌竟是虚招，再也想不到楚留香身子悬空时，招式还能改变，而且改变得令人不可思议。他只看见楚留香的身子突然在空中游鱼般一翻，足尖已踢向他软肋下气血海穴。

他虽然看到，也知道应该如何闪避，但等他要闪避时，已来不及。

他思想还在准备下一个动作，人却已倒下。

楚留香一击得手，掌心却已泌出冷汗。

他虽然将这入击倒，距离门户却已有七尺，并没有挡住前面一个人的出路。

这人说不定早已逃脱，只要他走出了这屋子，楚留香就休想走出去了。

他又算错了一着。

他也永远想不到，这人居然还静静地站在哪里，看着他。

他直到现在，才看见这个人。

艾虹！

楚留香又惊又喜，几乎忍不住要失声大叫了出来。

艾虹脸上却连一点表情也没有，身上穿的也不再是诱人的红衫。

她也穿着件宽大的麻袍，完全淹没了她苗条动人的身材。她脸上也似乎戴了个面具，她的情感也全都被藏在这面具里。

可是她刚才为什么不乘机逃出去报警呢？

楚留香心里充满了感激，忍不住走过去，想去握住她的手。

她的手在衣袖里，脚却后退了两步。

她也变了，已不是以前那娇俏柔媚，如小鸟依人的女孩子。

她看着楚留香的时候，就像是看着个陌生人。

楚留香也只有停下脚步，勉强笑道：“谢谢你。”

没有回应。

楚留香还是要问：“你怎么会在这里的？难道你也是这一家的人？你认不认得张洁洁？她是不是也在这里？”

他问的话，就像是石头沉入水中，完全得不到一点反应。

楚留香叹了口气，苦笑道：“我知道你有很多秘密不能说，我只求你，告诉我，这里的圣坛究竟在什么地方？”

艾虹冷冷地看着他，突然抬起手，反手点住了自己的穴道。

她也倒下。

楚留香突然很吃惊，但惊讶得并不太久。

他已明白她的意思。

她不忍伤害楚留香，但也不能为楚留香做任何事。

这已是她所能做到的极限。

楚留香只有感激，她已尽了她的心意，他对她还能要求什





么呢？

外面是条很长的石廊，两边当然有别的门，每道门看来都是完全一样的。

谁也不知道推开门后，会发现什么？会遇到什么事？

任何一道门的后面，都可能是楚留香所要寻找的圣坛。

任何一道门后面，也都可能隐藏着致命的危机。

幸好外面并没有防守的人。

这里已是虎穴，无论谁走进来，都休想活着出去，又何必再要防守的人？

“既然是圣坛，总该有些特别的地方。”

楚留香为自己下了个决定，低着头，垂着手，尽力使自己的脚步安详稳定。

他还记得那麻冠老人走路的姿态，也许这里的人走路都是那样子的。

灯光是从石壁间嵌着的铜灯中发出来的，光线柔和，并不太亮，楚留香觉得很幸运，他虽已换上麻冠麻衣，但脸上一定弄得很糟。

既没有镜子，又缺乏工具，更没有充裕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易容改扮，简直就好像六十岁的老太婆，想把自己扮成十六岁的小姑娘一样。

走过这条长廊，他身上的衣服，就几乎已经快湿透了。

转过弯后是什么地方？

他悄悄探出头，悄悄地张望，还是没有人。

连人声都没有。

他刚松了口气，呼吸突然停顿。

前面的确看不见人，也听不见人声。

但后面呢？

楚留香不敢回头，又不能不回头——他已发觉后面仿佛有人的呼吸声。

后面不只一个人——有七八个人。

七八个人幽灵般一连串跟在他身后，就像是突然自地下出现的鬼魂。

楚留香回过头，脖子就像是忽然变成了石头，完全僵硬。

一张全无表情的脸，正对着他，一双冰冷冷的眼睛，正看着他。

楚留香忽然觉得这里的灯光实在太亮了。

这人还在冷冷地看着他，没有动作，没有说话。

楚留香向他点了点头。

这人居然也向楚留香点了点头。

楚留香道：“你好？”

这人道：“你好！”

楚留香道：“吃过饭没有？”

这人道：“刚吃过。”

楚留香道：“吃的是是什么。”

这人道：“肉。”

楚留香道：“什么肉？猪肉还是牛肉？”

这人道：“都不是，是人肉，想混进这里来的人肉。”

楚留香笑了，道：“那一定难吃得很。”

他的话还未说完，身子贴着石壁一滑，人已转过弯，滑出去三四丈。

然后他身子就像箭一般地向前穿了过去。

他不敢回头，一回头身法就慢了，他也用不着回头去看，后面的人反正一定会追来的。

长廊的尽头又是长廊。同样的石壁，同样的门。

